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

彭兆荣 著

生存于 漂泊之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彭兆荣 著

生存于

漂泊之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记

丛

书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周艳梅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

生存于漂泊之中

彭兆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10,000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0907-0/I·656 定价：9.40元

编者献辞——

“地球村”的概念使地球“变小”。

人类,不,严格地说是“人的家庭”却在变大。西文 family 在人类学里面可归到“人科”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背景里来看待。

人类生产和生殖的直接后果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讲究欣欣向荣、人丁兴旺。家庭伦理讲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行最通俗的说法却是人口爆炸。无论人口增长带给社会“正值”还是“负值”,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变大了。

只理解到这一层面还远远不够。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

过程中不断地使自己聪明起来,从而与其他生物的距离越来越远。人类学有一个普通的术语“图腾”(Totem),原系印第安方言土语,意思是“他的亲族”。这个术语之所以波及面这么宽,因为它说明在人类原始阶段,普遍存在一种将自己与其他生物放在一个不分彼此的层面上来认识,某一种与人们关系密切的动物、植物也就成了“亲族”。今天,人类的这种认识已经远去、疏淡。因此,无论从生物的进化还是思维发展的意义看,人类变大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机器人早已经不再新鲜。它替代了人类繁重的工作,它的有些“本领”远比人类大得多。再比如最近“克隆羊”技术的出现,把人类带进到可以复制其他生物甚至人类自己的阶段。人们相信,只要愿意,人类现在或者将来的某个时候,可以在生物领域“制造”出以往人们只在神话中听见的“半人半兽”。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帮助人类去了解祖先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物。今天的航天飞机飞到地球以外的星体上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变大了。

人类除了了解其他事物,还有一项任务

——了解自己。人类有两大属性：生物性和社会性。“社会人”的精彩之处在于其文化。文化可以将中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等从国籍上区分开来；可以把汉族人、苗族人、纳西族人在族性上区分开来。甚至可以进一步把这一地域、这一人群与另一地域、另一人群从习俗等方面区分开来。文化可以将自己与祖先进行历时性串联；也可以作你、我、他的共时性比较。这一切无不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提升到了空前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变大了。

人需要不断地了解自身，了解在新的情况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人类学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

在中国，人类学是一门既老且新的学科。说它老，指学科的思想依据可以上溯远古。在西方，“人类学”由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为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则诞生在十九世纪中叶。怎么说，它也是位皓首长须的世纪老人了。说它新，一是指人类学属于标准的“舶来品”，来中国已是晚近的事情。本世纪初，我国就有一些学人致力于将这门学科介绍、引入，教学和研究也同步进行。也出现了一批影响力波及海内外的

大学者。但不管怎么说,人类学是一门迟到的学科。二是由于人类学在西方的产生与殖民主义扩张一并形成,殖民主义扩张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类学的职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这个“婴儿”便一度与殖民主义“洗澡水”一起给倒掉了。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人类学才重新在中国复兴。在许多人的眼里,它完全是一门新学科。

人类学同时是一门“大”而“小”的科学。说它“大”,一则指凡属人类之事务、事象、事理皆可纳入。二是指人类学研究强调普同性、整体性、整合性和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这使得其他学科无法在这个高度上与之比拟。说它“小”,指人类学研究要求从最具体、最细微处入手,讲求实地调查,也就是所谓的“田野作业”;讲求参与观察;讲求长时间与被调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身体力行。这一切决定了人类学调查资料的真切和细致。用“以小见大”来说明人类学的品质再合适不过。

人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人的科学。人类社会越是发展,人类也就越需要正视自我。可惜,长期以来,出现了人类学成为人类学家们的

专利品的倾向。从广宽的“田野”走进庄严的学术殿堂,致使一般百姓望而却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它的品质。

有鉴于此,目前一批相当活跃的我国中青年人类学者和相关学科的专家达成一个共识,将人类学在中国的普及当作一项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并在 1996 年 8 月间,发起和策划了这一套“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我们的设想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促成我们将良好愿望变为了今天的现实。

我们真诚希望,人类与人类学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编委会

1997 年 3 月

前 言

八十年代末,我有机会到法国留学,学的是人类学。

第一次出洋,第一次有了漂泊感。这种漂泊感与我以往在国内时离家求学、外出调查、访亲探友、观光旅游大不一样。根本不同在于生存的压迫感,在于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的求生本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张狂。

平心而论,我出洋的条件相当好。因属于国家公派,有“皇粮”吃。一切手续都由国家给办得妥妥帖帖。出去有人送,抵达有人接。月月可以定时到大使馆领得一笔钱。我的法国老师还按期给我费用。国内的工资照领不误。在国外生活不要去餐馆洗盘子赚钱交学费。住房

早早就由 CROUS(法国大学管理机构)预先订好。比起早先的华人移民和时下自费留学生舒服得多。

加之学人类学的缘故,职业上的习惯多少冲淡一些因“文化震荡”(cultural shocks)所带来的心理麻烦。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断地为在漂泊中的强烈生存意识所烦恼,所紧张,所压迫;也为因此做出超乎寻常的努力带来的结果所欣喜,所激动,所振奋。

我很清醒,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微不足道。相比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华族父老们一代一代地漂泊到异乡,他们的经历是汗,是血,是泪;是生命的苦涩,生命的辉煌!今天,他们已经在所在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了壮丽的交响乐章。同时,他们也为祖国的繁荣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他们才是值得讴歌的人群。他们的伟业值得大书特书。

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我开始于中国迁徙性民族的文化变迁及国际化问题,比如苗、瑶这样的民族。少数民族的迁徙命运已足以让人赞叹、感怀。人类学家乔健教授曾出版过一部著

作，标题为《漂泊的永恒》，专门讲述瑶族的迁徙历史。“漂泊的永恒”，单说这个名称就已经够隽永的了。它留给读者的不只是分析、诠释，还能激起你感情的层层波澜。

近年来由于工作单位的变动，使我有机会经常到东南亚国家去进行“田野调查”，有机会深入到华人家族、社团、企业中去，有机会亲耳聆听华人先辈们口述历史，有机会亲身体验他们生活的某些方面，有机会亲眼看见他们怎样地为生存而奋斗……

我把它记录下来，呈现给读者。

或许其中一些事情看上去那样的平凡、琐碎，可正是这些平凡琐碎的事情组成了一部伟大乐章不可缺少的音符。或许那些生活中的枝枝蔓蔓彼此之间并不构成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却没有妨碍它们成为华人历史这株参天大树的一部分。或许你所看到、你所听到的只是社会生活的偶然个体，千千万万的偶然足以映衬出必然。没有听说吗，“阳光下的露珠能够反射出太阳的光芒”。

冲动促使我拿起手中的笔。与此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冲动”这个词对一个人类学者

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危险性和挑战性。因为传统的人类学知识告诉我,过去的人类学大师教导我:去田野,去冷静的观察,去做“照相机”。

然而,“冲动”没有阻挡住我的行动,没有阻拦住我以如此方式记录下一段段这样的文字。读者一定读得出叙述中第一人称“我”的分析和解释成分。我也不作任何情感方面的隐讳。我不需要像大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那样,把他在调查中得来的东西和自己的情感进行两类表述处理:一类是堂而皇之的著作,一类是秘而不宣的日记。好在当今人类学发展中出现了一支“解释人类学”。好在现在的“实验民族志”相当鼓励人类学者在撰写调查材料时的“个人情感流露”。我多少可以得到一些同行学人的支持。我悄悄地告诉自己,为什么不?

何况,老百姓并不总有机会读到“标准”的民族志。表格、世系图、数据等等并不妨碍我去做拿学位、评职称、参加学术研讨会、向专门刊物投稿的文章。

许多信息告诉我,当代社会是一个“数据化社会”。这是现实中的事实。“数字”就像一个妙龄女郎,人见人爱。可是,漂亮的女郎不见得

嫁给谁都合适。“焦大不会娶林妹妹”。难道时下的“数字游戏”还嫌少么？以我对海外华人调查的经验看，有些数据比较可靠，比如新加坡的华人数字、东南亚国家地缘性社团的数字等可信度较高。前者是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数字与其切身利益比较密切。后者属于大型社团，且数量有限，如“福建会馆”、“潮州会馆”等，统计起来较为容易。而少数民族的人口统计数字就极不准确，比如印度支那半岛上的瑶族人口有多少？我的案头上起码备着不下五组的数字，而且差距很大。1992年在一次国际瑶学研讨会上，美国瑶人协会主席召山先生亲口对我说，现在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瑶族人口数字一点不准确，他们根本得不到准确的数据。为什么？我们不告诉他们。他们到这个社区时，我们就把女孩送到另一个社区的亲戚那里。至于为什么送女孩不送男孩他没说。

我无意去“贬值”数字。想表达的只是在这本小书里，我主要不以数字说话。它同样可以传递一定的信息量，传递一些文化意图。一方面，是这一套丛书的性质所规定。另一方面，数据符号的能量本来有限。对于悠悠浩浩的中华

文化来说,纯粹的数据只能以蠡测海。尤其那些迁徙的华人,族群与族群、人群与人群,国家与国家、地方与地方,宗教与宗教、习俗与习俗,政党与政党、团体与团体,生态与生态、物产与物产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使之呈现出不断变动的过程,数据有时只能说明自身,不能说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阐述文化变迁的动态“表演”,并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性。我正想努力这么做。

漂泊可以是一种感受,一种体验。在特殊的感受和体验之中增进你对社会价值的认识。

漂泊还可以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谋生手段。作为生存方式和谋生手段,它支撑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

东南亚华人生命的光辉和生活的光华都无言地浇铸在其中。

此时此刻,我猛然想起德国大诗人歌德《浮士德》中浮士德博士与魔鬼靡非斯特用性命来打赌的那句话:“生活,你真美呀!”

目 录

前言(1)

十七位闽南青年出走南洋(1)

“大保山”号(6)

闽人的“山海经”(12)

写在“水”上的文明(19)

“五缘文化”(26)

“抢唐话”(32)

我是谁?(39)

华人“群”的文化认同(45)

绿叶对根的情义(51)

“德士”里的对话及其他(57)

新加坡“中国银行事件”(62)

“他们”中的“我们”(70)

在“佛”的怀抱中(78)

“林姑娘墓”前凭吊(84)

大马国酒店里的箭头(90)

“祖荫之下”(95)

插歪了,星条旗(103)
多元一体(110)
向东、向东(117)
“孔夫子”来了(123)
另一种“零度结构”(130)
鱼尾狮怪物(137)
Baba,你好(144)
火火的罌粟花(151)
我的瑶族兄弟(158)
金三角的“边缘人”(165)
哦,人妖(172)
湄南河畔的邂逅(182)
“公共领域”与华社(191)
华人家族企业(198)
华人家族企业的结构(205)
生态与橡胶业缘(214)
一个操闽南话的国际化企业(221)
“蜕变”的企业生态(227)

后记(234)

十七位闽南青年出走南洋

1948年岁初，人们刚刚过完新年元旦。

这一年年头节日比不上往年的热闹，农家的孩子们少了许多花生芝麻之类好上嘴的东西。但孩子们不敢声张，只是依稀记得以往大人在这个时候总要做一些好吃的。

几个月来，山外传来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听说国军连连吃败仗，战火越来越往南边燃过来。附近的几个村落已经开始新一轮的抓壮丁。只听说什么亲戚、什么朋友被送到前线去了……

凝重的气氛铅一样地压在闽南上空。

1月7日，凌晨。

天边才浮出鱼肚白。